

艾 芜

短篇小说

人生哲学的一课

一 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踟蹰。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 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厮 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张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么厮呼喝一声：“喂！”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么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脚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做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块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尽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眠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拚命哽下。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鸡毛店：一种很小的客店。

“么厮”：对茶房伙计的称呼。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饿！”

.....

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脚走进饭馆，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来肥肉汤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酱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

然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问题，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裤，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给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垫尿布，倒满有资格，要别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看见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钱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简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我才转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饭。我连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馋水。

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细绒绳作的绊结，满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月多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脚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脚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有生气地、又象做贼一般梭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

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货在商人店里，贵得如同宝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说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须生存下去的事情，连贼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得非饿死不可的时候。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

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账毫无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象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得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

“你要买几双？”做得真象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吓，再添一点钱，就得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

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行家也似地在说话。

“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象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

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

“三百五！”我掉头答，脚放松一点。

“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

“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

“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象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一挑草鞋……样子一双……买得多就减价。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一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正是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

我没有好办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鼻子里哼哼地应我。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装腔做样。最后，他才“唔”的一声说：“不要！这草鞋不经穿哪！”

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罗，我掉身就跑。

“好！两百，两百！”他又这样抓住了我。

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于是我就卖给他了。

酱黄色的铜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个。我小心得很，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听听有没有哑板子，——这举动，全不象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但我已顾不到这些。

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呵，两百文一双，那我们也要了。再去拿几

双来！”

“不卖了，不卖了！”我有点气。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银元，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

我走进一家烧饼店，把十个铜板握在左手里，右手伸出去选那大一点的烧饼；一面问着价钱。缠着洋面口袋改成围腰的伙计回答：

“一个铜板一个！”

我想着用当二十的铜板，当然可买两个了。便噙的一声丢了一个在摊上，两块黄黄的热烧饼便握在我的手里了，正动身要走，伙计叫起来了。

“喂，还要一个铜板！”

“嗯，你说的一个铜板一个饼，是当十的铜板，还是当二十的？”我诧异地问。

“全城都没有当十的铜板了！”伙计的声音已放低，似乎业已悟出我是远乡的人。

再丢下一个铜板之后，对于现存的财产，消失好些乐观了。

我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我的烧饼。

昆明初秋的凉意，随着夜的翅子，掠着我的眉梢了。

头一个饼，连我也不明白是怎样哽完了的。第二个，我得慢些嚼。咬了一口，从饼心里溢出来的热香，也已嗅着。越吃越好吃，完了，还渴想要，觉得有点不对。象吝啬老头子警告放浪儿子那样的心情，竟也有了。

终于忍不住，后来又去另一家店里买一个。全部的财产就消耗去十分之三，然而，到底还没有饱。不过，人是恢复元气了。

有了元气的我，就走进夜的都市的腹心，领略异地的新鲜的情调，一面还伸出舌头去舔舔嘴角上的烧饼屑。

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运送来法国的货物和机器，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怀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踏着人力车上的铃子，噙啾啾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那些对着辉煌的酒店，热闹的饭馆，投着饥饿眼光的人，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巴巴”的云南声调，寂寞地走在人丛中，不时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拥有七个铜板的财产，在各街闲游，仿佛我还不算得怎样地不幸福了。

夜深回去。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悄然地坐在床边吸烟。他对我投一个温和的眼光；同时一支烟，很有礼貌地送在我的手头。我望见他递给烟支的手颈，密散着黑顶的红点，登时使我怕起来了。“呵呀，今晚要同一个生疮疮的人睡，怎了得！”这由心弹出的声音，幸好忍在唇边了，我才仍然有礼貌地把烟支退还。当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时候，我周身的皮子，也忽地发着痒了。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换房间，他却白着眼睛给我一个干脆的拒绝。

同我睡的伙伴，是终夜醒着，不住地抓他的腿，抓他的背，抓他的肚皮，抓他的脚板……

我憎恶着，恐惧着，昏昏沉沉地度了一个不舒服的初秋之夜。

二 拉黄包车也不成

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就把腰杆伸直，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总之，要

在车行老板的面前，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同时，觉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两只脚杆，只要拉起裤脚给他看，包会认为满意的。在学校的期间，我爱踢足球，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脚腿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

见着戴瓜皮帽的经理，向他用委婉的语气说明来意之后，便又急促地问了一句：

“我这样的身体，也可以拉黄包车吗？”

“怎么不可以？你来拉最合适了！”他发出鼻子瓮塞的涩音，咳呛了一下，吐了一口痰，“十四五岁的孩子，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都还拉车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会生出别的问题。如果他斜着白眼说“你不行”，我的手就预备着拉起裤脚，亮出脚腿，作最后争辩的保证的。料不到结果如此之佳，自然，心里就很快乐。

“你认识街道吗？这倒很——”涨红了脸，又咳呛了几下，“很要紧的！”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使我有点费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气，“认识的。”

“真的吗？”见我回答得似很勉强，自然怀疑了。

“不认识街道，我敢拉车吗？”饥饿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对！那就很好！”他取出属于账簿那类的庞大的书。提起笔，把我报告给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全录了上去。随即眼里射出一线狡猾的光芒，十分郑重地说：

“车租一天一元哪！”擤了一下清鼻涕，粘在两根指头上的滑腻东西，就从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这也不打紧，多跑几条街，什么钱都赚回来了。还有，客人给你车钱，不管他够不够，你都伸着手说：‘先生，添一点！’我告诉你，这就是找钱的法宝！”

“车租可以少点么！”这一天一元的租钱，确实吓着了了我。

“这是一定的规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绝路的生命延续下去，目前的敲诈和苛诗，就暂时全不管了。

“呵，谁保你？是哪一家铺子？”他在胜利之后，得意地问。

“呵，我没有铺保哪！”我有点惊惶了。

“哼，铺保也没有找着，就来拉车么？小伙子你怎么不先打听打听哪？”

“实在找不着铺保，没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么？什么？找不着铺保！”眼睛立刻睁得大大的，很诧异，一定在脑里把我推测成一个歹人吧？他涨红了脸，咳呛了几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摆手，头转向另一边。

我微愠地退了出去。门外初秋早上的阳光，抹在我颓然的脸上。市声在一碧无云的天空下面，轰轰地散播着，但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却卷睡在我的心里。我伸手进衣袋里，昨天剩下的七个铜板的财产，依然存在，刚才由那瓮塞鼻音给我的悲观，就减少些了。只要有炭来添，我这个火车头，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找百回事，总要碰着一件吧，我是抱这样不灰颓的心情了。

虽象无目的地在每一条街上乱走，但我的眼睛，总愿意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看见有可以觅得工作的地方。这时，我是无所选择的了，只要有安身之处，有饭吃，不管是什么工作，不管有没有工资，都得干了。

本来我在成都想读书而没法继续进学堂的时候，就计划在中国的大都市漂泊，最好能找着每天还有剩余时间来读书的工作的；如今不但全成了泡影，而且连变牛变马的工作也找不着，但这并不使我丧失了毅力；不过处世须要奋斗的意义，如今却深切地烙在我每一条记忆的神经线上了。

走到城隍庙街，依往昔在成都的脾气，我是要到那些新书店里，翻翻架上的新书，消磨半个钟头的。但在这时的我，却自觉有点羞惭，因为凭着买书的资格，而在书店里随意翻书的好时光，于我已全成过去的了。如今，我只要一走进店里，我的手，我的脚，准是被许多人的眼睛监视着、憎恶着哩。

在这条街漫步徘徊，忽然发现了通俗阅报社的招牌，挂在商业场的楼上，打算进去休息，同时还想给脑筋一点粮食，就完全不顾及由污旧衣衫表现出的身份了。

一间临街的小楼屋做的阅报室，没个人在里面，看守的又似乎出街去了。只是桌上放些杂志，放些书，放些报纸。窗上射进一两线阳光，满室都浮着通明的微笑。这安适的小天地，正合我的意，正能寄托我彷徨的心。如果我是这阅报室的看守人，多么好呵！每天一定的工作，大致是扫地板，拭桌椅，整理杂志，挟好新旧的报吧？这，我一定会做得有条有理，而且得着阅者的称赞的。其余的时间，得让我象一个阅者似地自由看书。工钱没有也可以，如有两块钱做零用，那就更好。拿着新杂志，看看封面，看看题名，全无心管它的内容，当指头在翻动的时候，心里只是幻想些暂时安定的甜蜜的梦。

后来，又翻看报，华安机器厂招收学徒的大字广告，跳到我的眼里来了，地点说是南门外商埠里——那儿是滇越铁路的终点。目前待遇学徒以及将来成了匠人的好处，诱惑地讲了好些；详细的章程，须到厂里办事处去取，在那上面似乎就把好处形容得更其尽致。这是一线生机，我记好街名厂名，就去了。

由商业场到南门外的商埠，只不过二三里路，却因街道不熟，东问一个老头子，西问一个小孩儿，走了好些冤枉路。到了机器厂的屋檐下时，我在秋阳下的影子已缩成一堆，蹲在我的脚下了。厂里刚放了工，黑烟筒下的铅板屋顶，还有放哨后的白色水蒸气，淡淡地遗留着在。机器厂门前贴了一张招收学徒的章程，我就站着看，用不着再进去取一份了。上面说：学徒进厂后，食宿均由厂方供给，自然这使我非常满意。但说到三年才得满师，就令我有点作难了。然而，一转念：不要紧，住三四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就跳槽吧。另一条，满了师后，须替该厂服务。这倒用不着挂虑，未学完，我已跑得天远地远了，你要用条件来限制我，由你剥削吗？那是在做梦。一面看，一面就斜眼看见厂门内那两桌的人——大概是些技师吧，正在饮酒吃饭，欢快得很。声音和容貌，全是些安南人，那饮酒的惯例，就同中国人大有分别，一大碗酒放在许多菜碗的中间，在座的人就用调羹舀来饮，倒特有风致。同时，我的食欲，不消说也被骚动的了。我想，等我进去做学徒时，一定要吃个饱饱的。然而目前只能尽量地咽下一大口馋水了。继续再注意向壁上看上去，又一条说，须有殷实的铺保——有鬼有鬼，我低声连叫几下。这还不算可恶，跟着来的，且要三十两银子的保证金呢。真够气煞人！为什么不在广告上讲个明白，叫我冤枉跑了大半天，流了一身汗，才触这霉头呢？你这狗厂主，作弄老子。两个拳头一捏，想干他一顿，然而，除了面前脏污的硬墙壁而外，全没有可打的东西。那该痛打一顿始足以消我的气的厂主，现在大概正从温软的被窝里爬了出来，躺在另一张华丽的床上，惬意地烧着鸦片烟吧？

装着一肚皮的气，又开始无目的地向没有希望的地方走去。人是有点疲倦，感觉得十分饿了。花去两个铜板，买点东西马马虎虎地吃了之后，觉得这两次小小的挫折，也算不得什么一回事。我的肌肉，还没有倒在尘埃里给野狗拖扯、蚂蚁喂食的时候，我总得挣扎下去，奋斗下去的。不过七个铜板的财产，只剩下了五个，倒是一件担心的事情。无论你怎么样的乐观，五个铜板总是五个铜板，不会添多，只会减少的。

下午的照着秋阳的街上，我拖着影子不息地走着。无意识中忽又碰着救急的地方，这地方的门口挂着职业介绍所的招牌，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碰了进去。这时，我的心里早已制造出应付环境的诡计了。

一个半老年纪的职员，猫儿似地正在打盹，给我的脚声惊动了，揉着眼睛，懒洋洋地听我的问询。

最后我说：“写字挂账，这我会的。给人家跑街、挑水、扫地，也都愿意。老实说，先生，我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打了个满意称心的哈欠之后，皱皱眉，望望我，便取一本厚册来，二指伸在唇边抹了一点唾沫，就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着，忽然在某一页上触了灵机似地，就把眼睛移射着我，问：

“你会做厨子么？”

“会的，会的。”我满口承允了。在云南东部的山里，那一带的客店很异样，都是卖米不卖饭，须由你走疲倦了的客人，自己煮饭炒菜的；因此，厨子的本领，我是粗具一点点，不过不精熟，而且手艺也不齐全。这时，我大胆而冒昧地承允，全是逼于切肤的饥饿。他就不说什么了，便照例问我姓名年纪，自然又问到铺保，这我已计划好了，很自如地说出：“南门外广马街，德盛隆号保。”

“老板姓什么？”他毫不迟疑地问。

“姓张名鸿发，”我答得非常地快，然而心里忍不住想发笑。字写完了，他顺手拿出一张印有字的条子，交给我，说：“叫保人在这这里盖个章，就对了。”

我接在手里，就问哪一天上工呢？

“到底会不会？”他伸出两个手指，在稀疏的头发里，近乎搔痒那样地抓，也许是帮他考虑的，“小伙子，不要去了才丢人。连介绍人也难为情的。”

“怎么会，不会还敢答允吗？”我的态度表示得十分坚决，但心里却不免起着恐慌。

“这是罗家公馆请的哪！”他的眼光逼射着我说，“工钱是很多的，就是要你会烧烤鸡鸭。还有他家的大老爷大太太，爱吃燕窝鱼翅，这也要你会做。我看，你们手艺人倒满不在乎，满高兴做这些的。我怕你年轻点，烧烤煎炒这类经验不多，做出来难免味道不合的。”又戟起手指在头发里戳了一会，慢慢地又说：“还有点为难，就是好多厨子，去做了几天都不干了。罗家的老爷、太太、大少爷、大少奶奶，他们晚上都要烧鸦片烟，烧到半夜后两三点多钟，就要叫你起来做点心消夜。小伙子，你勤快一点，就好了，工钱是不会少你的！”

“半夜三更，我倒不能起来服侍老爷太太的！对不起！”我很气忿，同时又感到滑稽，就顺口吹吹牛，出出胸中的恶气，“从前我住过好多大馆子，

烧烤过无数的鸡鸭，说到做鱼翅燕窝，简直是我的拿手好戏。至于半夜起来服侍太太老爷，那倒从来没有过！”

“唉，这样不对哪！”起初是他冷酷地盘问我，现在倒反给我顽梗的态度窘着了。“有钱人，你得好好地服侍，自然会有好处的。难怪你有这样一副好手艺，弄到找不着事做，全是你的脾气不好哪！年轻人，听我劝吧！”

“硬没有办法罗！我天生就不能好好地侍候有钱人的。老先生，另找一件事情吧！”

“你不去做厨子，那是没有另外的工作了。你不知道，年轻人，现在的乡下人，都挤到城里来，好象城里的街上，随地都可以捡着宝贝似的。每天都有人来，上午便忙得不得了。许多人都只是报个名等工作哪。”他说到这里，便感慨系之似地叹一声：“城里哪有许多工作等人做呢！唉！”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懊丧地走了出去。门外向暮的秋风，扬着街上的灰尘，扑着眉宇，人是感着更不舒服了。

一天的奔波，失望和饥饿，到这时，不能不感到忿怒了，重重地骂了几句粗话之后，便把手里拿着叫忘八蛋来盖章的单子，扯得粉碎，片片纸花就随着街上的秋风，飘飘飞去。

在秋风里，一面缓缓地走，就一面深深地、痛切地觉着：这样的世界，无论如何，须要弄来翻个身了。

三 鞋子又给人偷去了

在这离开故乡一两千里的陌生都市里，我象被人类抛弃的垃圾一样了。成天就只同饥饿做了朋友，在各街各巷寂寞地巡游。我心里没有悲哀，眼中也没有泪。只是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就是有时饥饿把人弄到头昏脑胀浑身发出虚汗的那一刻儿，昏黑的眼前，恍惚间看见了自己的生命，仿佛檐头一根软弱的蛛丝，快要给向晚的秋风吹断了的光景，我也这样强烈地想着：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秋空的。

工作找不到手，食物找不到口，就只得让饥饿侵蚀自己的肌肉，让饥饿吮吸自己的血液了，不过这究竟还能够把生命支持到某些时候的。然而，当前最痛切而要立刻解决的问题，却是夜来躲避秋风和白露的地方了。早上走出店子和晚上进去，一看见店主人那样不高兴的脸色，伙计们那样带嘲带讽的恶声，虽然可以勉强地厚着脸皮，但心里总有着说不出的万千委屈。夜里给那生着疮疤的同伴弄得不能入睡的时候，脑里就爬着许多的飘渺的幻想，连千年前被店主人逼迫的秦叔宝拉着黄骠马在街道上拍卖的悲惨事情，也热烈地艳羡过来：想着有一匹马来卖，那多好呀！比如隔壁房间内有人拉胡琴唱欢乐的小曲，我就会不知不觉神往地小声唱起来：“店东，你不要吵来不要骂，待咱牵出黄骠马……”但是越唱越感到自己的空虚，心便会暗暗地给深沉的悲切侵袭着、围困着了。

在店里住到第五天的晚上，我被么厮引到另一间更黑暗更肮脏的屋子里，介绍给另一个陌生人同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问及和我往天晚上一块儿睡觉的那个同伴了。因为我虽是讨厌他一身癞虾蟆似的疮疤，但我却忘不了他那待人和善而有礼貌的样子。

“没店钱，赶出店外去了！”么厮这样粗声粗气地回答，语势里藏着威

胁和狞笑。

我打了个寒噤，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是这样地想：可怜他还是可怜我呢？我知道，我不久也会给人赶到街头去的。掉转身，望着小窗外的黑夜——一个广漠的冷酷的昆明的黑夜。

这位新同伴呢，睡在床上，脸朝着壁头，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面，看不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来，而我的心里早就制造出这样的公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睡何必曾相识”，也就无须乎详细的观察和询问。我只是默默地倚窗站着，望着无边黑暗闪着小星点的秋空，追想那给店主人赶到街头的旧同伴，这一夜不知蹲在哪儿，含着眼泪，痛苦地搔着他身上发痒的疮疤呢！他的身世，我可不知道，只在夜里听见他一面搔痒一面这样愤激地说过：“家乡活不下去了，才来到省城的，哪知道省城还是活不下去呢！”就只是知道这一点子，然而这一点也尽够一个沦落人的注解了，所以我也就不曾追问，而且我也没有追问别人身世的好心绪的。但这时我整个的心却为被赶的他悲哀了。仿佛我已看见他荒凉不堪的家乡，在斜阳中躺着无数烧毁的破屋，没有一缕黄昏的炊烟，只有一队乱鸦，在空中飞鸣一会，散到远处去了……

“老兄，吹灯睡吧！”床上睡的那人，看着我尽是那样默默地站着，便忍不住这样说了。这一声，骤然打散了我心中的幻象，同时还觉得他的语气很是柔和、亲切，就无心地向他道：

“你老兄可也是来省城找事做的么？”

“不，我明天是要到外县去！”好象听着我这样的询问，有着憎恶似地使用这样硬的话来搪塞。等我吹了灯上床睡的时候，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年头儿有什么事可做呢？”

安慰的话，对他是没用处的，而我也说不出安慰的话来。于是两人静静地躺着，不作一声。秋夜的黑暗，把我们深深地掩埋着了。

一股汗脚臭的气味，不时钻进我的鼻子，在平时是会使人发着呕吐的。但在这一夜却并不感到讨厌和憎恶，我只深切地体味到这脚臭的主人，有着辛苦的奔波、惨痛的劳碌和伤心的失望哩。

第二天早上醒来，约莫九点钟的光景，发现昨夜同睡的伴侣和我的一双旧鞋子，通不见了。没有鞋子穿，我十分地懊恼，但，对于偷去鞋子的人，我并没有起着怎样的痛恨和诅咒。因为连一双快要破烂的鞋子也要偷去，则那人的可怜处境，是不能不勾起我的加倍的同情的。然而，我看着一双赤裸裸的脚板，终于生气了，冒火了。我气冲冲地走到账房去，用着顽强的态度和咆哮的声音，同老板吵闹起来，把四五天来他给我的气闷，通通还给他了。我不管他辩护的话，只觉得在他的屋里掉了东西，做主人的他，是应该首先负这责任的。于是吵闹，吵闹，不息地吵闹。

老板到底屈服了，就赔我一双半新的鞋子，鞋面是黑色哔叽做的，自然比我的旧布鞋子漂亮得多。我便马上感觉到偷我鞋子的朋友，倒替我做了一件不无利益的生意。但在老板交鞋子给我的时候，却严厉而忿怒地告诫，也许可以说是等于责骂吧，因为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快要爆出火花的光景。他说：“限你今夜清算店账，不……”气得说不出来了。

“好的，”虽然我是回答得很不软弱，但心里却有点失悔我的吵闹，太过于凶悍了。然而想到早迟都要给他赶到店外的，捉到一个可以难他的机会的时候，客气的和平那是用不着的了。

赔偿的漂亮鞋子，诚然是出乎意外的收获，但等我朝脚上一看的时候，才

知道这鞋子比我的脚短了一寸。以为我是胜利了的，看来还是失败了。没有别的方法可想，只有把这双短小的鞋子，无可如何地套在脚上。于是，在这山国的都市上又凭空添上了一个拖着倒跟鞋子的流浪青年，而我在街头走路的样子，也就更加狼狈更加滑稽了。但这些，我全顾不到。我只是一面拐出店外，一面就盘算：在这一夜应该在哪儿寻得一块遮蔽秋风秋雨的地方。

同时我想：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

1931年冬 上海

（原载1932年12月《文学月报》1卷5、6期合刊）

在茅草地

—

当我在南国天野里漂泊的时候，没饭吃，便做工；得了流汗换来的工钱，就又向一个充满新鲜情调的陌生地方走去。这，看起来倒是一件有味的容易事，然而，实际经验着，才并不全符脑里所起的美好的幻象。不过仍然有味，但这味，须要另一种心情来领略的了。

到缅甸北部靠伊拉瓦底江的大商埠八莫，又没钱吃饭了，自然就得仍旧使用随身带着的法宝——做工。然而，谁要我呢？至于做什么，在我倒全不成问题，文的方面如写字，武的方面如挖土，都来过。人，通是陌生的，不理我，两天全找不着一个要我流汗的主顾，于是，我彷徨了。然而，并不怎样恐慌，因为在中国西南部的好几个大城市里，都曾经饿过整天整天的肚皮，这时，资格已老，再来一次，满不在乎。可是，这心情总不能支持多久，所以，偶然也着急明天怎样生活下去的事，全不是没有。

因此我的脸色，我的眼光，那曾对饥饿有过经验的人，是全看得出的。于是同我一块儿住在汉人街苦力店的一位苦力，便用好心肠，把他从我脸上眼里发现的苦楚，向店里以及隔壁小茶店里那些穿草鞋的人尽力宣传了。起初心里很感谢他，后来竟有点讨厌，因为他太把我形容得可怜。虽然别人并不曾说“可羞哪，你这饿肚皮的年青人”，可是总觉得在人群中已暴露了——我是这么一个乏力生存的弱者，禁不住过份难受。无论什么辛酸，什么苦痛，素来是一并吞在肚里，向人示弱，可不能。

然而，这好心肠的苦力，毕竟是可感谢的。店里一位终日吹鸦片睡懒觉的苦力模样的汉子（后来才知道他是由苦力改行偷卖鸦片的），竟听了他的宣传，对我起了相当的同情，而且热心地替我找事做。这一夜我回去的时候，这汉子睡在昏黄的烟灯侧边，便叫我进去坐着，带着一种安慰病人的好声音，悠悠地安慰我。他说：

“看来你还是读过书的，你得到那家店里去教几个小孩子。能吃苦，更好，他们开店的，要你早晚招呼客人，这，轻便呵，并不是叫你跑路抬人！”

他随即把店主的姓名也告诉了我；那地方叫茅草地，恰在两天不见人烟的山路中，说是如果吃烟，定会积起钱的。不用说，我衷心地谢谢这个好人了。

二

带我到深山客店里去上工的，并不是这好人。他，正被未曾销脱的货牵住了。而那位曾把我形容得过份可怜的苦力，恰好要抬客经过那店子，就自告奋勇，做我的引荐。于是，我就很愉快地由八莫起身了，沿着大盈江而行，一路不时吹着得意的口哨。

到时，让我象客人一样地先到那店里住下，他们这批抬客的苦力，却在另一家对门的客店下宿，问原因，他们笑笑，然而，不关我的事，懒究得。

我照着一个客人的规矩在店里吃了一顿极惬意的晚饭。引荐的人尚未来，我也不好向主人自表来意，就一个人往屋外学绅士模样的散步，山风摇

曳在明月照彻的空地上，我的心，全洋溢着清爽和光明了。

不久，那引荐我的苦力找着我，不平地挥着拳头，吐出些愤激的话，于是我愉快的心竟陡然堕到无底的空虚了，这原来是那店主根本就不请一个教他孩子的人。

怎么办呢？这只得仍然象一般客人似地睡去，然而，我的天，哪里睡得着。八莫那里的息店钱（这店供宿不供食），既欠着，这儿又新增了一笔账，前后都是一天不见人烟，除了这几家寥落可数的店子，去找鬼！大都市中，可活之道总多，谁叫你轻信一个陌生人的甜言，被骗到了这么一条绝路，倒楣乃是活该。于是，我在被盖窝里诅咒那个好人了。

第二天早上，那自告奋勇引荐我的苦力和着他的伙伴，把夜来留宿的客人，全抬到朝雾弥漫的群山里面去了，剩下的，就只是一个活该倒楣的我。我，无奈何，便老着脸皮住下去。以后要发生些什么事，不敢想象。照例取出破书来，斜依窗子立着看，让苦闷的时光悄悄流过去。

这一天的午饭和晚饭，一直是老着脸孔去吃的。感谢得很，全没有发生一件意料中的可怕的事情，然而，心的不安，够我受了。有时，我很气，简直想开口骂人，可是那该骂的，却并不在身边。

象这样需要老着脸孔去过的生活，倒不如饿饭好，然而也毕竟拖了两天。

店主人要向我发作的话，终于说出口了，可是话却出乎意料之外地和善。他说：

“我没钱，哪能请一个教书的呢？从前只是向人说说罢了，并不是一定要的。这店里的事，目下又都有人做，真没法哩。”灰青色脸上的眉头，皱得紧紧的，好象替进退两难的我担忧，然而，望着那流氓式的眼里，透出一点近于讽刺的光芒，我就把一时委屈的怒气，当他面骂那介绍我的人。他打量了我的小包袱和枕边丢的一本破书之后，忽有灵机转动似的，脸上做出微笑说：

“来了没法，也莫怪他了。好，距这儿不远的深山里，有座洋学堂，听说要请个教汉文老师，你去包成功的。”

“对呀，那里请多久也没找着人哩！”赤脚着木拖鞋的老板娘也来打总成。后面尾来两个孩子，一个是十二三岁的男孩，惊奇地看我，又望我的书；一个是八九岁的女孩，拉着她妈的手，短发复额的小面孔有点羞，大概这就是我在八莫做梦做先生时的学生了。他们叫我明天一早去，爬半日的山，准到了，说得来真象有幸运在那儿等我，还有什么法子呢？我得去碰一碰哪。照上流社会的客气，就趁夜里摇晃的油灯下面，写了一封给洋学堂校长的英文自荐书，字错了一圈一点，也得另行誊清，从没有用过的小心，也恭而敬之使出来了。唯独校名人，他们很模糊，只得保留着空白，到的时候再填上不迟。

这一夜，竟没有梦，睡得很安好。

三

次日早上由他们的说明，就带着一封不知给谁的信，踏着坡上的萦迂小径，穿入雾的山林，向疑着是否有无的陌生地方去了。

衣袋里照例塞着钢笔墨水瓶杂记簿这一类的小朋友，它们曾随我在许多荒凉的山野里作过东西南北的漂泊，曾同我在小客店的油灯下度过不少寂寞

的晚间。这一天为要填信上的空白起见，似更少不了它们，而且走倦了，得坐在山坡林下，把脑里飘忽而来飘忽而去的情绪，在膝上随意抒写，多够惬意呵。

一个追求希望的人，尽管敏感着那希望很渺茫，然而，他心里总洋溢着满有生气的欢喜，虽也虑着成功还在不可知之列，但至少不会有绝望和灰心那样境地的暗然自伤。因此，这山里的峰峦，溪涧，林里漏出的蓝色天光，叶上颤动着的金色朝阳，自然就在我的心上组织成怡悦的诗意了。

好希望，驮着我跑，翻几个坡，也满容易。正午，果然在一座山岭上发现炊烟缕缕的山村人家了。似觉梦想的丰收，已收获了一半。

然而徐徐走进这山村，却给我一个有味的惊奇，差不多把来时的希冀，暂时忘掉了。人家自然全是茅屋，但前后的房檐，都拖到地面，应开的门，就移在侧头。门前悬挂水牛头颅的骨胳一二块，黑而弯曲的角仍然留在上面，不知是用来避邪，还是作门面的装饰。间或屋外树下有赤脚的女人席地坐着，把一条条的棉花用手搓成线，帮助她的工具，没有纺车，只一根尺来长末端带铁饼的细竹条而已。她们的装饰显然着裙不着裤，而裙又极短，膝以下全露出，缠着黑漆细藤数十圈。头上包黑布，竟有尺多高，有点使人想到城隍庙中的地方鬼。每走过一两家茅屋的门前，就有这样的女人停着工诧异地望望我。我想起此的目的了，遇着一个男子就问学校所在的地方。谁知他全不懂，回答的话，我也莫名其妙，这真是走到怪地方遇到怪人了。他短衣着裤，象一个汉人，嘴唇红得可怕，如同刚才吮过生血，头上包的黑帕，余剩一短节，从耳边斜翘在头上，看起来很威风。然而，他却和善，竟会意地把我引到一座木建楼房的门前，这地方是在斜坡的那面，正是我要找寻的洋学堂了。天主教堂和小学校英文的招牌都挂在一块儿。由门口就可以望见楼上楼下有桌椅成列的讲堂，静悄悄没个人。我便走了进去，一个白衣的洋修女，推开办公室的门出来，我使用英文简单地说明来意。她从头到脚的端详我，一面说“今天是礼拜哩”，及到听完，便答道：

“是的，要一个教员，但要懂得克钦话哩，这里的学生没一个支那人。”

昨夜费心誊好的信，所用的精力都等于零了。要不是这女人在面前，真想抽出信来撕个粉碎。

“傻子，你又上当了！”暗暗骂我自己。

四

这法兰西的修女将有四十岁的光景，做一副母亲那般慈祥的脸，叫我到厨房的廊下去喝茶，吃面包，这因为我随口应她说是住

在山那面谷底的村子，就忽然这样地加以款待。她十分高兴地说：

“叫你的姐姐妹妹来这里听听福音哪！”

“呃呃。”

我由嚼着干面包的嘴里，发出含糊的不置可否的声音。

我以为我真的有姐姐妹妹，真的同意她的邀请了，便做模做样地说：

“愿上帝赐福她们呵！”

“克钦”：云南人称为山头。克钦系缅语。英人译为 Kachin，克钦族人居住的山区称为 Kachin Mountain。我国解放以前的地图，称为野人山地。现在中国的克钦族，叫做景颇族。

又去取两个面包出来。

动身时，她叫一个克钦的修女，拿一块银角子形式的东西，用线系在我颈边的衣钮上。并吩咐以后常常来，总要早一点，才赶得上做礼拜。

我说一声谢谢就去了。

下山的路上，我自朝地想着，今天沾了你的姊姊妹妹的光了，明天你这漂泊者又怎样活下去呢？把胸前挂的银角子取下看，一个庄严面孔的女像现在上面，大约就是所谓圣母玛丽亚吧，……不知值得几文钱？……总能换一些吃的东西哩。……

除了疲倦，心是空空洞洞的了。脚软，山路已不象来时走着那般的上劲。

在路边堆积的落叶上坐着歇气，照例取出衣袋中的小朋友来，在它们的身上发泄我胸中的郁闷。

每写起一条目前继续活在人世的设计，就跳出一个捣乱小鬼似的难题，阻塞着出路。

我写，我要在这一带山林中做一个樵夫，砍柴到山下去卖，下雨也不躲懒，积着钱，又可以走了，而且要走得远远的。后面更加以想象结局美满的描画。但马上想着没有那重要的家伙——斧头，于是不留情，把写起的一笔勾销了。

我又写，我在这山里做猎人追逐野兽的快乐，同样，又被没猎枪的感觉涂抹了。

……

归来可以望见山下人家时，我简直没有下坡的勇气了。就坐在路边的石上，茫然望着远山的落日。这儿没有成群归巢的暮鸦，没有喧声噪林的画眉，只有苍茫的黄昏景色，悄悄地潜来，展在林梢，布满幽谷，渐渐把周遭卷入无涯的深蓝。我记起这时从小窗里透出灯火的故乡的家，灯下共语的每一个熟悉的容颜了。

露在林中装点珍珠，萤在草上散闷逍遥，我继续回味着另一个星空下的往事。

欠圆的月迟迟地出来了，树影错综地绘在下坡的路上。我终于踏着散碎的月光，不自主地归去。

店主和他的妻儿，只在灯下争看着我带回去的犹太女子，我脸上的狼狈气色呢，却没有引起谁的片刻留心；然而也无须向谁低诉出我这一天的遭遇。

五

夜来不曾好睡，次晨竟昏昏入梦。

从梦里拍醒我的，是早起的披着衣的店主。他说：

“肯帮我做活吗？今天就动手。”

“什么？……做活！”我被欢喜冲击着胸腔，简直呼吸停止了。

于是依照他的命令，把每一间屋里地上点缀的口痰，鼻涕，瓜子壳，香烟屑，扫除干净。夜来客人盖的被窝收去折好，放在一定的地方。侍候客人洗脸吃饭，叫一声，应一声，殷勤地奔跑。

客去后，又降下一道圣旨，着去店后的马场上，打扫马屎马尿和溅污了的稻草，扫成一堆一堆的，然后用竹篓挑到远处去抛掉，这倒使我通身流汗了。店子是在滇缅通商的大道上，每天总有几十匹驮洋货的马进来投宿，因

此，做店伙的贵干，不仅是招呼来客了。

等我把膝以下全弄污的脚杆洗净了时，屋上该浮着一缕蓝烟的正午又到了。女主人便吩咐快到不远的江边，挑每天缸里这时应添的水，马上两个洋油桶改做的装水家伙，就在我的一前一后摇荡，从江边到厨房，一路溅着水珠了。

吃了午饭，没事做，只等晚间的来客。

原来在店里的一位伙计，听说因脾气不好，就在我上山的昨天被辞退了，但据我几天的接触看来，这人只是个动作有点笨拙的老实人而已。我明白了，这是谁把他扔下深渊，含悲的心情想表示歉意，然而他已去远。

流汗的工作稳定了，聪明的店主就玩出他的花样：第四天的午后，檐下土阶上摆了一张矮小的方桌，两个小孩之外，又添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围着坐，各据一方，象三缺一，等人搓麻雀，不同的只是每人面前放的是书。店主及其妻都堆着一脸的欢笑，用甜蜜腔调敦请我去做半下午的先生，晚间客人到时才下课。

这边两张笑脸向我讨好，那边六只小眼睛向我祈求，我软化了。如同鞭后的奴隶，委屈地含泪服从。

从此就把职兼下去了。他们在我上工的那一天，都从我的姓下加了大哥两字呼叫，然而到这时我象是升官似地突改了头衔，大家用另一种口吻称为先生了。可是以后每次当客人投宿时，店主就拿出大老板的气概，仍遵旧章叱责似地喊“汤大哥，打洗脸水来，快点哪。”但女主人和她的儿女，则把新加的头衔，无论在什么人前俱一致照常使用，如在替客人摆饭的时候，厨房送来的声音，总是“先生，来拿碗筷呀！”

不几天，在八莫贩私烟的那个汉子来了，第一句就问荐的人还好么，店主微笑不答，只是请他吹烟，他又高兴的向我说你得请我喝酒哩。晚上趁他要睡时，我把初来时的经过告诉他，他就起气地小声骂，连别个苦力不抬客人到这店里的原因也说给我听了。

然而，就在这位店主的统治下面，竟由春末兼职到秋深，才又漂泊到印度洋边一个繁华的都市去了。

1932 年上海

（原载 1933 年 8 月《文学杂志》3、4 期合刊）

乡下人

—

“我的天，我们还算好哪！你总是——谁？”

老毛坐在床边上，很苦恼，一面乱搔着头皮，一面听着病人哽哽噎噎的抱怨，蓦地不耐烦了，捏着拳头向空中一挥，刚咆哮出这么一句话，突然给两下粗暴的敲门声打断了。他还来不及起身问个明白，门就掀开了：一个驼背的矮小身材，带着门外黄昏的淡紫光辉，钻进这昏朦胧的灶披间来。屋里明亮些了，来人浮肿面孔上的黑斑点，也全看得清楚。随即，来人将那镶着金色门牙的右嘴角，病态地往上歪歪一拉，右眼■了两■，爆发出这样生气的话来：

“阿二还没回来吗？真是——哼！”

接着，他把挟在腋下的一本大簿子，往条桌上一掼，桌上一张拜神求来的签票，吓得跳了起来，飞到地上去了；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面，衰老的板凳，立即发出吱吱的叫苦声响。同时嵌在肉缝里的两颗小眼睛，放射出恶毒的光芒，朝屋里团团地扫射着，像在冷冷地侦察俘虏一样。

老毛怔住了，低下光光的头。刚才要向老婆发作的脾气，好似已给这位老头子的凶样儿通通吓掉；早上阿二吩咐他怎样应付这位黄昏来客的巧妙术语，也全从记忆的神经线上突地滑脱了。

到底还是女人的记性好些，病人就从床上挣扎起瘦弱的身子，气喘喘地说：

“你说吧，……阿二说……工钱还要等几天……厂里今天……”

接着，就是一通咳嗽，乱发蓬蓬的头只得落下枕去。

来人痉挛地又把右嘴角往上拉了一拉，右眼眨了二眨，象要说话的光景，但马上便咽住了；只是忿怒地吐口痰，大声地吐在地上。随即生气地摇着搁在左膝上的腿子；缀着两三颗麻子的鼻头，流着沉重的呼吸；脸硬板板的，如同雕就的石像。

老毛呆着，不时尖起手指抓着后颈，偷偷地瞟了一下这位老怪物（他觉得这位矮老头子是个老怪物）随又避开了，他怕同那凶狠的眼光碰着；仿佛觉得一碰着了，这位老怪物就会马上跳起来捏断他的颈子似的——一若往日收租时田主人张太爷跳起来捏他的颈子那样。

病人的嘴上，流出一股忧怨的呻吟，低沉地，怪无气力。

屋梁上似在滴下一点一点的凄冷，时时把寂寞和悲凉的领域在屋里扩大开去。向晚该是温柔的松弛的空气呢，却是紧张的，痉挛的，冷酷的。

灶披间的门外，散布着田野，荒坟和远处没叶的林子……都悄悄地躺在黄昏的淡紫光霭里面，好像病来懒得呻吟的样子；也许是醉了。同时淡紫的光霭又慢慢地褪淡，另外偷偷地染上了昏朦的浅蓝的暮色，于是，大地更显得苍老消沉了。

田野里刺骨的春寒，从苍茫的暮色里侵进灶披间来了。入夜的冷风，在板壁缝里，叹息着，悲鸣着。

伸入荒郊的这一长列矮小街屋——大都市的不必要的尾巴，渐渐沉入夜色濛濛的海里了，然也有几处早从工厂归来的人家，燃起了臭油的灯火，但由远处看来，那是稀疏地点缀着的，恰仿佛海上的渔灯，老毛这家灶披间内，